

三味书屋

## 难以逃离的生活禁锢

——长篇小说《奔月》读后

痕墨

这是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追寻的故事，故事的题目叫“奔月”。在中国文化中，唯一一名正言顺吞下丹药、飞向月宫的只有远古神话中射日英雄后羿的妻子嫦娥，然而，鲁迅文学奖得主鲁敏女士却用灵动笔触塑造了一个现代版的“嫦娥”——她出于对庸碌生活的厌倦，选择离开，从而经历另一种虚妄和禁锢。

《奔月》的女主人公“小六”很难说是实施了一场有预谋的出逃，她只是意外遭遇了旅游大巴的车祸。劫后余生的小六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绝佳机会，于是她扔掉了自己的皮包，拿了一个死难女子的身份证，来到了距离南京不远的一处名叫“乌鹊”的小镇，寻找起自己希冀的另一种生活来。同时，原先那个小六自然成为“失踪者”，消失在丈夫、母亲、情人、闺蜜的视野当中。《奔月》属于双线索结构，一条线蜿蜒于小六用“吴梅”的身份在崭新轨道上开启的人生，另一条线写小六的丈夫贺西南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妻子已经罹难，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甚至联手妻子的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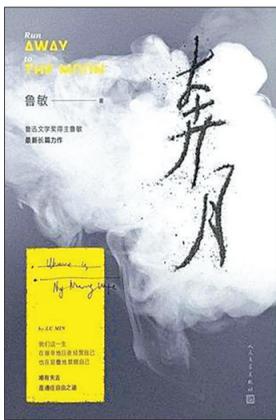
人张灯，共同按图索骥。就这样，甚为荒诞却也在情理上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一幕幕陆续出现了。

鲁敏写这样一部具有悬疑色彩的小说是有深意的，当那些身处婚姻围城中职业女性，内心也许都存在这一个蠢蠢欲动的“小六”。她们一定假想过自己大胆迎接另一种生活的可能：脱离家庭，脱离职业，脱离原先的人际交圈，以全新身份过一种和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然而这种假想在现实中无疑是要碰壁的，它并非“娜拉出走”模式，也不考验我们的生存能力，只会向你展示生活中一道又一道彪悍至极的阻碍和桎梏。看《奔月》的后半部分，就会发现，在作者现实主义风格的叙述下，一切并没有如小六所愿。

没有逃亡的浪漫主义，一头闯进乌鹊镇的小六毫无意外地陷落到另一个仿佛复制于自己原先生活交际圈的世界当中。“她扔掉什么，就重新装备起了什么，且像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一样的入职、升职，一样的被追求，谈恋爱，也许接下来还会结婚。“此小六”渐渐地和过去的“彼小六”重合起来，真正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了。而如果结局如此的话，那么她这次出逃的意义和价值在何处呢？这份体验是不是

就证明：现代女性，无论如何都逃不出固有生存模式的窠臼。小六们的命运，只能是在外转了一圈后，又乖乖地回到原地？这一切显得那样虚幻又真切！乌托邦似的乌鹊小镇最终在小六的眼中显出了“另外一个南京”的真相。逃离成了空洞无谓的挣扎，于是作者急切催促道：“小六快跑！”可她接着又不得不写：“所有的小六都将殊途同归地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条荒谬、奔腾、泥沙滚滚的河流。生活像渔网高抛而来，反复打捞变幻莫测的古老魔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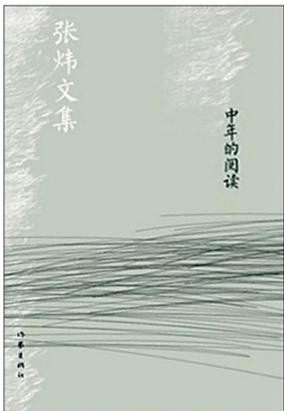
在殊途同归的强烈讽刺下，小六重新回到南京，却发现一切已经改变；原来一门心思寻妻的贺西南喜欢上了别人，正拼命要消弭掉小六在他生活中留下的所有痕迹；情夫张灯则沉湎于向电脑QQ里那个空洞的小六表露热情；母亲频频向外人兜售自己患有“失踪症”的女儿和丈夫的故事。在小六抛弃原先生活的同时，原先的生活也彻底抛弃了她。得与失的辩证关系，大抵如此。身份能够置换，生活却不可能。两年时间，足够让乌鹊小镇对一个外来女子进行接纳和包容，也足够使南京这处小六原生的“生活场”把她狠狠撵出界去。两次出逃在鲜明的平行对照下，显得尤其反



讽。地域、职业、年龄、性别、家庭，这些林林总总的社会属性和身份标签对人的禁锢真的具有无可摆脱的束缚力量。如此而言，小六“奔月”是否就成了一个“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手掌”的笑话？不，“奔月”依然有它的价值——曾经，她对固有的生活秩序进行了大胆的挑战，实施过勇敢的叛逃……鲁敏的书写非常自然，不见任何刻意和造作。故事发展的每一步都写得合情合理，却又出人意料，使得小说荒谬感和日常感并存。作者仿佛就是截取了某职业女性生命中的一个横断面，字里行间既没有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也没有对人性的辛辣无情的嘲讽。《奔月》只真实记录了女主人公“我与我，周旋久”的捆绑人生。是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我们并不曾真正从中逃离。

## 厚重如泰山

——读张炜《中年的阅读》有感



仇亦斌

张炜的《中年的阅读》是一本厚重的书，共分五辑，我啃得很慢，读了很长时间。这也是一本真实的书，比他的小说更贴近现实生存，也更有灼痛感。

《中年的阅读》里有很多真知灼见。人到中年，阅读会有所选择，或真实记载，或绝妙虚构，余者皆被搁置，“中年人更愿意看真

实事件和场景的记录”。

第一辑中《文学的自我提醒》是篇演讲稿，是张炜在中国海洋大学所做的演讲，其中提到了很多内容。文学首先在语言上要有独特性，基本要求是“简洁、凝练、朴素”，要去掉多余的修饰部分，因为“动词和名词才是语言的骨头”。在文字的韵律方面，语言要有音乐感，文字要朗朗上口。“好的作家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才是写得优美。”怎样进入文学写作呢？要进入自己的内心，经过独特的加工，再次输出时，才是文学。张炜认为，写作的对象首先是自己，为自己而写作，为自己的同类、为心目中的理想读者而写。“我笔写我心，为自己写作是一个很高的境界。”生活处在变化中，遇到感动心灵的事物，就会有写作的冲动。要写得好，就要更加深入地走近自己的灵魂内部。关于艺术分析，作者说，“首先是读懂它，有直觉、有悟想、有感动，能够被诗意所笼罩——而后方可进入艺术分析。”

在《从创作到批评》一文中，张炜提出，画家可以重复，但作家不行，否则会被指责为抄袭自己。他对坚持写短篇小说的作家评价很

高，认为“这样的作家创作力更强，因为其心力从未涣散。”永远有新鲜感、有创作的激情，是短篇小说家的好状态。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以长短来区别，开始文学道路时，可以先写诗和散文，写精致的短篇。而文学批评应该建立在平常而正确的阅读基础上，当一个普通读者，可以“去感悟和感动、欣赏和流连。”他说，“有写作经历的人往往是一个好读者。”阅读说到底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消遣的方式，如果享受这种快乐就是一种幸福。在阅读中感动、着迷是第一步，有了感触、感动、感言，自然想去表述，转述这种阅读情绪时，只说感受，不要去下结论。

在第二辑中，张炜认为小说家的文论和散文，更能展示其文学功力，“知晓他的综合素质，因为他没法藏，也藏不住，他只能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只要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就会极其热爱劳动，就会是一个强盛的生命，其劳动量想少都少不下来。”作家要相信自己，“只要打开自己的视野，树立自己的雄心，年龄就不再是问题，时间当然也不再是问题。”

第三辑《冬夜笔记》，说的是北方的冬夜寒冷，作者躲在书院

里，远离了喧嚣和繁华，沉下心来后获得种种思想感悟，关于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关于写作和反思。张炜说，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因为世俗的流放，生存的空间很小，更显得高贵。“最好的现代小说家只能是、也必然是最好的诗人”，很多人用了许多时间去嫉妒和虚荣，大多数人并不能专注于诗意，也难以成功。“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就必须具备超越的眼光。”“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觉悟和反对技术主义的伟大传统。”

第四辑《万松浦记事》，写的是万松浦书院附近的地理、历史和人文，我是对照着百度地图读完这一辑的。有了地图上的点位和地名，这些文章更显形象和具体。

第五辑写的是万松浦的动物们。张炜是个杂家、全才，啥都懂一些，他对动物的熟悉和了解，可以赶上一般的动物学家了。他更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一直在思考生存，思考人生。

张炜是一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作家，就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作家执着的探究精神，他的不妥协性，与平庸和荒谬对抗一生的坚忍，比什么都重要。”文学是生命的产物，总有一些心灵需要文学去养护。

荐书

## 《沧海波澄》



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在我的眼里，是一本厚厚的书。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诗、一阙词，就是对古典诗词最好的注解。

在新书《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中，作者用诗词来讲述自己坎坷的人生：北平的生离死别、台湾的白色恐怖，海外的丧女之痛……在多舛的命运中，她以诗词创作，研究蜚声国际；在国家危难面前，独有一份“士”的情怀与担当。

她是深具弱德之美的大家闺秀，坚忍支撑一个家庭。1924年，她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世家，年幼的她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生离死别，也见证了自己家庭的支离破碎。17岁时，母亲患上肿瘤，手术后因为感染而离开了人世，家庭骤然崩塌。“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石悭。”这首哭母诗，

作者	叶嘉莹
出版	中华书局
日期	2017年12月

是她当时真实的写照。诗词给她以力量，作为一个承袭“旧道德，新知识”家教的女子，她借诗词度过忧患，获得疗愈。抗战进入第七年，她写下：“莫漫挥戈忆鲁阳，孤城落日总堪伤。高丘望断悲无女，沧海波澄好种桑。”她关心国家人民的苦难，这种情感是从小养成的。

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叶嘉莹感慨诗歌是有生命的，她笔下的那些诗词，既灵动着古典余晖亮丽的光影，也为她述说的每一个故事投注上浓重的忧患色彩。考古人员曾从汉朝坟墓里挖出了一颗莲子，经过培养，莲子竟也发芽开花。这件事让她深有触动，于是写下“又到长空过雁时，荷花凋尽我未迟。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每当有人询问叶先生，中国的诗心是否消失，诗词是否灭亡，她便会用这词去回复。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叶嘉莹16岁时写下这首诗，尚不知晓为什么度苍生，度什么苍生。而如今已94岁的她，已用自己的一生解答了这句话。（推荐书友：张光芒）

## 《瓦下听风》



作者	彭家河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9月

家河笔下，却被赋予“人化”的特点，它们是乡村变迁的目击者和见证人。

在《怀念麦子》中，作者将麦子比作乡下的媳妇，她忠厚老实，自从嫁给了土地，便担起了家庭主妇的责任。农村的青壮年外出务工，无人料理田地，麦子却无怨无悔，始终生活在村庄。后来，麦子成熟了，被做成面粉送进城里，她失去了本来面目。村庄田地里，野蒿又嫁了进来，以前曾出现在土地上的麦子却无人问津。

在《方言》中，作者将方言看作一个地域的标志，一个人生活地段的隐形基因。从农村走入大城市的人们，总是用普通话掩盖自己的方言，或者用当地方言取代自己的农村口音。多年以后，我们的方言将变得混杂不清，直至消失。这样的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

读罢《瓦下听风》，农村的静谧与美好在我脑海中若隐若现。（推荐书友：徐舒薇）

## 《每天读点金融学》



作者	张卉妍
出版	中国华侨出版社
日期	2017年9月

移动支付，各种类型的理财产品，还有备受各方关注的互联网金融，已经走入寻常百姓生活。如何合理利用好金融“活水”效应，实现个人和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并有效应对、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成为每个人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生活常识。与此同时，金融学又往往因其专业性、学术性以及需要精深复杂的数学工具才能了解其运行原理，所以一般非金融领域的从业人员很少去研读。

然而，知识只有普及到大众，才能显示其魅力。手上的这本《每天读点金融学》，以浅显的生活化语言，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回答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类金融现象。书中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和复杂的数学公式，而是以生活中常见的案例来告诉读者，如何正确看待金融现象，如何理解当前国家各类金融调控政策，以及如何打理好我们的个人资产。（推荐书友：熊光祥）

品鉴

## 槿篱灼灼花

——读蔡峥峥《木槿花》

沐慈修

蔡峥峥的诗集《木槿花》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作者在《跋》里说，那原本是一些随手随丢的诗，结果他姐姐把它们收集起来了。姐姐去世后，作者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那些诗。为了纪念姐姐，他把它们编成一册，付印出版了。因为这些诗不是应酬之作，写的全是作者实实在在的感受，所以特别感人。《木槿花》里的诗作有怀念亲人的，有歌颂自然的，有追忆青春的，也有直述诗人思绪感悟的。这些诗就像作者人生历程中所留下的一串足迹，印刻着他的痛苦、幸福、困扰、欢乐。

诗歌的魅力在于传神、传情，《木槿花》里的诗不事雕琢，直白动人。俗话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若用画来比喻诗，《木槿花》里收集的多是水墨画，既不勾勒，也不着色，全靠浓淡不一的墨色来表达动人的形象。

创作诗歌，语词的斟酌无疑是关键，本书作者在用词方面可谓大

胆而高妙。《怀念父亲》里有这样几行句子：“等我长大/你只用谦卑的口吻/和我说话。”这“谦卑”二字，蕴含了多少背后的故事！它不仅仅让读者发怔，同时也传达了父亲心中无限的内疚、忧虑和绝望，并且透露了当时家庭遭受的种种屈辱。

《星星》写的是诗人在失眠时想到星星的美而得到的慰藉：“星星的美是一种释然/生命不再孤独/失眠的夜忽然快乐起来/星星就在上面。”诗人的想象，带领着读者的思绪，游荡在深邃的夜空。这些诗行充满了真诚和信任，充满了童稚的依赖性。诗人对宇宙的气恒的秩序之信任和依赖，使他释然，那是一种消除一切疑虑的释然，就好像幼儿从母亲身上得到的宽慰。

《启明星》写的是山里的冬景：“霜在枯草上闪烁/扑扑的钝响/荆棘丛中/早起的山鸡/在严寒的早晨/行踪十分快乐……”读此诗，能感到一股山野的气息和寒意，诗歌为启明星，但诗歌在结束时才描述

它。它的出现，在读者心头平添几分静谧和安详。

《夜雨》也是一首十分有意思的诗：“集合起千军万马/在夜里奔腾/从天而降/到地上夺路而走/像为完成一次匆匆的旅程/无所谓灾难和诗意/哲人/你也从天而降/像雨晶莹剔透/成一场暴雨/在暗中/把世界洗刷一遍/黎明时/重回天上。”此诗气势磅礴，让人领略降雨的震撼，这是一首听雨的诗，但听的不是一夜春雨，而是突如其来的骤雨。第一节写的是由听觉引起的想象，开头很巧妙，先说“集合”，然后才是“奔腾”，这个欲动先静的手法烘托了雨点的合力同心、一鼓作气的气势。“夺路而走”说是积水顿时成流，体现出雨量的集中。诗人又说，暴雨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并无意识或理智，只有对人类来说，才谈得上灾难或诗意。第二节写的是由雨引起的联想。同暴雨一样，哲人也来到世界上。但又同暴雨不一样，哲人把世界洗刷一遍之后，重回天上，他们



不留任何痕迹，只是把洗刷得干干净净的世界留给了世人。诗人用“晶莹剔透”四字表达了他对伟大的哲理的崇拜。此诗作于2003年，简直预言了10年以后的“伪希腊史说”的出现。

木槿是一种观赏植物，但在乡下却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材料，植者用它做篱笆，白居易有“凉风木槿篱”的句子。这种篱笆不会倒，只需偶尔整理修剪，有时，女孩子会从篱笆上采些叶子用来洗发。虽然植者意不在花，但木槿开花的花却灼灼耀耀，非常好看。《木槿花》里那些随写随丢的诗，看似槿篱上的花朵，深深地感动着我。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